

詩毛鄭異同辨

詩毛鄭異同辨卷上

南海曾釗著

羣經義疏詩禮最精然周禮之學杜氏及三鄭時  
有異同而賈公彥祇疏後鄭諸家從略不如詩正  
義毛鄭分述之詳矣毛鄭異同大義有四隨文易  
說者不與焉昏期一也出封加等二也稷契之生  
三也周公辟居四也凡此四端皆毛長於鄭至於  
六天之說毛鄭故同昊天上帝詩有明文五天卽  
五德之帝五德布爲五行助天生物王者尊事禮  
固宜之周頌我將傳將大也是毛以我將我享爲

大享大享明堂五帝徧而正義云毛不信六天之說與鄭異豈不誣耶孔氏述毛不得其理大率類此若夫故訓假借傳例簡與箋所改讀非盡易傳正義亦有未達釗嘗粗綜二學欲踵孫毓異同評顧惟謫陋未敢屬稿間有穴見記於別紙涉獵各家隨時竄易凡先得者輒復刪去積有日月丹墨凌亂懼難識別遂都而錄之爲二卷焉

周南關雎首章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

處故爲幽閒言其幽深而閒靜也。按爾雅釋言冥

幼也窈閒也幼卽窈之省冥亦幽意傳訓窈窕爲幽

閒實本雅訓又說文窈深遠也窈深肆極也與窈窕

窈窕爲類說文義多本毛則毛不以爲深官可知矣

方言窈美也陳楚周南之間曰窈秦晉之間凡美色

或謂之好或謂之窈又曰秦晉之間美狀爲窈善心

爲窈方言本於輪軒使者彼周南卽詩之周南則窈

窈非深官尤可知矣且詩序云哀窈窕謂淑女容德

之幽閒不得升配君子故哀之若以爲所居之宮則

不辭蓋以官訓窈窕鄭義則然正義據之述毛非也

邨泉水四章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歸異爲肥泉正義

曰釋水云泉歸異出同流肥到按水經注淇水篇引

爾雅歸異出同曰肥無流字肥古通飛身肥馮淵南

飛見後漢書飛注五十九引飛又通非非子文選盧子諒詩作飛子肥之言非也

非違也違者歸異之謂則無流字是也河水篇又引

呂忱云爾雅異出同流爲漢水疑爾雅本文當云歸

異出同肥異出同流漢後人轉寫錯誤遂泐沾流字

入歸異出同下而脫異出同流漢句耳流當爲源之誤流隸書作

源隸書作源形近易誤今本有源大出尾下但隸

爲舍人注已云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則其誤在漢

以前矣惟劉熙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與水  
經注引爾雅之義合又郭景純注爾雅亦引此傳而  
流字不爲作解則當時已不從舍人本蓋郭本爾雅  
實無流字校者據舍人義增正義不察引之以證毛  
不知歸異出同下增流字則不辭若異出同流連讀  
又與毛義別也

牆有茨首章中葍之言傳中葍內堂也箋云內葍之  
言謂官中所構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劍按說文葍  
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象形有正有旁此謂象旁視  
之形交者爾雅所謂直不受檐也葍篆文作葍口卽

白之變亦作白象交形

兩袞下爲交上出者危也蓋象樣不直上檐交穩上之形

二象宋廂形一象棟形所謂材也二與二望之若相

積故曰積材葍上下相當象東西對形

古官室皆南而宋廂在堂

之左右左右東西也

所謂對交也交積材也者交之下積材也

交積材所以爲蓋故从木葍聲之構亦訓爲蓋古者

平地爲廷惟堂有益詩曰中葍明其爲內堂也中內

也

說文中而也而卽內之譌

堂之後檐以北有室有房不取義於

房室而於堂者言堂而室在其中矣且夫人於頑有

母義主婦在北堂內堂北堂也漢書文三子梁王傳

聞中葍之言應邵曰中葍材構在堂之中雖非中字

之義而解菁字與毛同箋以爲菁成失之

君子偕老首章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箋

云象服謂揄翟闕翟也劍按揄翟闕翟下章始言之

此章第言首飾耳惠氏禮說謂象乃祿之省其說是

也說文祿飾也廣雅裝祿也急就篇祿飾刻畫無等

雙顏師古注祿飾盛服飾也漢書外戚傳祿飾顏注

祿盛飾也一曰首飾據此諸文則象服當斥副笄言

之象服猶言飾裝之服耳說文祿从衣者副之言覆

衣亦覆也故祿从衣副笄唯后夫人有之故毛云尊

者所以爲飾說文祿飾也正本毛義說文用本字詩



用省借字耳。正義謂以象骨飾服失之。僖九年穀梁傳注吉筭以象爲之。楊士勛疏引此詩爲證亦誤。夫人以玉爲筭不以象也。

二章玼兮玼分其之翟也。傳禴翟闕翟羽飾衣也。正義曰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采畫之以爲飾不用真羽。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劍按鄭注玉藻揄狄云揄讀爲搯雉名考爾雅釋鳥鷓鴣爲十四雉中二雉之名其形

不同周禮掄翟闕翟旣言掄又言翟則掄非卽鶴可  
知矣竊謂毛傳作掄正字周禮作掄假借字鄭以掄  
爲雉名恭諛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曳獨爾之掄袒注  
張揖曰掄襜掄也闕玉藻喪大記並作屈後漢書光  
武紀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襦注引方言曰襜  
掄其短者自闕而西謂之襜襦郭景純方言注俗名  
襦掖襦襦卽屈字皆闕之假借闕短也呂覽任  
數篇注以其  
短於掄故謂之闕掄闕皆婦人加上之衣飾以翟羽  
則曰掄翟闕翟說文掄解云翟羽飾衣也从衣侖聲  
一曰直裾謂之襜掄翟當連篆文掄字讀水部多  
此例其

禮記卷之九  
三  
禴禴則不飾羽者故以一曰別之婦人所以爲此加

上服者如人衣不殊裳形如深衣之制

深衣右前衽與後衽不合

內有曲裾縫於後衽鉤曲而前以掩裳際蓋不用正幅也

至祭時當服禴衣故制

此加上服用正幅爲之

正幅可知正幅則無續衽無

續衽則無鉤曲之裾故說文謂之直裾其形正幅如帷故方言謂之禴禴堪箋帷裳童容也

古麗

圭穆闈緣加上之服蓋其遺制以羽飾穆身動則禴

穆然張

結漢書與服志古麗圭穆闈緣加上之服對昭注云穆如葆下之穆爾雅謂之衣旒旒卽

織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張揖曰織離袿也

孫氏慮其妨於卷舒殆未審

也

三章瑳兮瑳兮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紕爲

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展衣字誤。禮記作  
禮衣。制謂展正作褻。說文丹縠衣也。作展者假借非  
誤也。展衣宜白。禮無明文。鄭蓋以意說之。或援說文  
璫玉色鮮白以爲展衣宜白之證。按二章玼兮傳玼  
鮮盛貌。小雅瓠葉有兔斯首。箋斯白也。今俗說斯白  
之字作鮮者。齊魯之間聲近斯。則鮮亦白矣。玼之鮮  
可以形容青赤之翟。安見璫之鮮不可以形容丹縠  
之展乎。總之玼璫皆取其鮮潔之貌。不必泥白色爲  
義也。

定之方中。首章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傳定營室也。方

中昏正四方箋云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  
壁連正四方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傳揆度也度日出  
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劍按春秋  
僖公二年春王正月諸侯城楚邱衛徙居之時傳雖  
無文要在正月之後安得至小雪時乃營立官廟乎  
鄭又以定中爲詠衛文得時按左氏莊二十九年傳  
水昏正而裁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蓋以常制言  
之衛爲狄所滅倉卒遷徙城而封之皆諸侯之力而  
非自主若謂營室廟必俟土功之時非事理矣竊謂  
方中當斥旦中爲夏時四月知者一章言降觀于桑

三章言說于桑田則非小雪時甚明三統曆五月之  
節旦室三度中三統曆劉歆所撰距衛文六百七八  
十年恒星六十九年強半而移一度日躔於恒星亦  
六十九年強半而差一度則六百七八十年當遲十  
日劉歆時五月節旦室中上推衛文則四月中旦室  
中矣月令季春蠶事畢而此四月以後猶有桑者月  
令蠶事乃后如親蠶之事其實民間猶未畢也幽七  
月云八月載績箋云絲事畢而麻事興是其證傳云  
南視定者營楚邱官廟時定中於南故視以正南北  
非正南北必視定也中星改則南視之星亦改矣正

言三卷者...  
義乃謂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爲  
記時異於傳也用此申鄭難毛失之

衛碩人三章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襍禮春秋之襍  
讀皆宜同衣服曰襍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  
衣服於衛近郊鉅按鄭云禮春秋之襍讀皆宜同是  
鄭意謂此經之說與彼襍音讀皆同非以襍易說字  
也原本當云說讀如襍後人傳寫誤讀如爲當作而  
正義遂傳會其說云遺吉之衣亦爲襍耳釋文說本  
作稅襍通作稅亦作稅史記陸賈傳奉百金稅是其  
證稅變也服闋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注稅變易也

此詩言姜氏至近郊而變易衣服故曰稅于農郊矣  
稅說文租也得訓變易者稅脫稅皆从兌聲故義亦  
可通左氏成九年傳晉侯見鍾儀問之有司對曰鄭  
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杜注稅解也此經言解稅其  
在途之裝衣而更衣褳翟故有變易之義

四章鱣鮪發發傳鱣鱣也正義曰爾雅釋魚舍人曰  
鯉一名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鱣而短  
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鱗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  
今江東呼爲黃魚陸機云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  
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



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鯉鮪

鱣鮪皆異魚也故郭謂毛傳爲誤劍按說文鱣鯉也

周頌潛箋鱣大鯉也水經注河水篇引爾雅說曰鱣

鯉也出鞏穴據此則漢以前儒者皆訓鱣爲鯉道元

生於北魏郭注爾雅已行注水經往往引之此獨仍

漢訓蓋亦知其說非矣後儒乃遵陸郭者以爲得之

目驗不知彼實誤以鯉爲鱣古鱣鯉通用後漢書楊

震傳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

蛇鱣者卿大夫之象也章懷注云續漢書謝承書鱣

皆作鱣鯉字又作鱣漢書賈誼傳橫江湖之鱣鯉注

云鱣或作鱣鱣一名鱣亦狀如蛇鱣郭陸所說皆其類非鱣也鱣大鯉小其實一魚正義反以毛爲誤失之

有狐首章之子無裳傳之子無室家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妣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正義曰是子無裳欲與爲室家申述毛裳所以配衣之義按箋非傳義也易黃裳元吉坤爲裳裳在下爲陰故以無裳喻無室心之憂矣蓋詩人之憂若謂婦人見鰥夫之無爲作裳而憂之欲與爲室家有是理耶又序云有

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曰男女皆未  
昏嫁之稱。而箋云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謂先爲  
妃而後寡也。與序乖矣。二章無帶喻無夫。釋名帶帶  
也。著於衣如物之繫帶也。無帶猶言無繫屬。山禮女  
子許嫁纓。鄭注纓繫有從人之端。亦其義。三章無服  
釋名凡服上曰衣。下曰裳。衣爲陽。喻夫。裳爲陰。喻婦  
無服喻男無婦女無夫也。故傳云言無室家。蓋總上  
二章意言之。立言之次第也。

王中谷首章嘆其乾矣。傳嘆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  
於水。正義曰。說文云。嘆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

火。釗按說文水部灑水濡而乾也。詩曰灑其乾矣。說文詩稱毛氏疑灑字毛本如此。後或摩滅鳥羽校者疑漢與乾字不照。又灑與火形近。遂誤爲燠耳。正義以燠與暎義同。引說文暎燥也。又引易作燠是其誤。在唐以前也。竊謂詩取摧傷於水。始則濡中而脩久而乾。爲興無燥乾於日與火之義。說文灑水濡而乾也。正與詩意合。又傳云菸貌。凡曰貌皆形容之詞。推爲水所傷。故旣乾而其狀菸然。說文菸殘也。廣雅晁也。若受日與火而乾者。安得有殘與晁耶。正義乃云由菸死而至於乾燥。以暎爲菸也。其說謬矣。

二章暎其脩矣。傳脩且乾也。劉按說文脩脯也。釋名脩縮也。乾燥而縮也。傳訓爲且乾也者。且姑且之辭。禮記祖者且也。且可訓爲始。有草剗粗畧之義。周禮注乾肉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銀脩。脯小物全乾者。然則肉之久乾者爲腊。始乾者爲脩。將乾者爲脯。故說文脯訓肉乾而腊訓乾肉。乾肉者肉之已乾肉。乾者肉之將乾也。脩訓脯不訓腊者。亦以脯爲將乾與始乾之義近耳。

大車首章大車檻檻。韋衣如菼。傳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箋古者天子大夫服韋冕以

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鈞  
按采芑四章云：方叔元老，傳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  
天子之老。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注謂爲三公者，則方  
叔在朝以卿士兼三公之任矣。而其首章云：鈞膺條  
革，鈞卽金路之鈞，巾車金路鈞，樊纓九就，典命上公  
九命車旗以九爲節，據此是在朝八命及出爲將得  
乘九命之車，不必封爲諸侯。然後加等如鄭說也。封  
者疆界之名，出邦畿之外亦爲出封序云。聽男女之  
訟，傳云出封，又云巡行邦國，其殆二伯之職歟。毛義  
爲長。

鄭緇衣首章緇衣之宜今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皮弁服也。正義曰此私朝在天子之宮內卽下句適子之館兮是也。銜按正義非也。禮記玉藻云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又云朝元端夕深衣。注謂大夫士也。釋文朝直遙反。疏謂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元端夕服深衣。在私朝及家據此則私朝不在天子宮內審矣。元端卽緇衣。七入爲緇。六入爲元。朝服元冠衣與冠同色。故謂其衣爲緇衣。是緇衣爲卿士聽私朝之服。記有明文而正義乃謂國

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是不知  
卿士當未朝君之時固先與家臣朝於國門私朝耳  
朝元端諸侯大夫士也以禮推次天子卿士朝君  
皮弁服私朝當用緇衣况武公於爵伯也入爲周  
司徒則聽私朝當用其在國聽朝之服緇衣矣鄭  
注書四門云卿士私朝在國門據此則私朝斷斥  
卿士家之朝言之鄭此箋云緇衣居私朝之服斷  
無指在天子官內之理君朝服視朝大夫退然後  
適小寢釋服則君在路寢未嘗釋服玉藻所言雖  
諸侯禮天子當亦然矣天子未嘗遽釋皮弁而卿



士遽易緇衣耶以此知正義之非也

己丑九月十日記

女曰雞鳴首章明星有爛傳言小星已不見也箋明

星尙爛爛然早於別色時

釗

按箋云明星尙爛爛然

是斥凡星言與傳小異傳云小星已不見言明星獨

見也爾雅釋天云明星謂之啟明孫炎注明星太白

也出東方高三舍命曰明星陳東門之楊明星兩見

亦謂啟明星彼蓋言昏以爲期者至旦猶未至耳

野有蔓草序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釗

按詩譜此爲厲公時詩

厲公爭國兵革不息故詩人思遇時遇者諸侯未及

期而相見也。攷春秋莊公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穀梁傳范甯集解云傳例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然則子儀君鄭時嘗與大國會遇矣。但不能藉其力以定亂厲公又自櫟入兵革紛起故思邂逅有美之一人以慰安厭亂之願而相偕於善道詩所詠者是也。序云君之澤不下流君卽所美之人蓋斥當時牧伯又云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則原所以思遇時之故也。鄭乃以爲思得男女會合之時失之首章野有蔓草零露漙兮傳興也。箋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會男女

之無夫家。正義曰毛以爲郊外野中有延蔓之草。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由天有隕落之露溥溥然潤之。令以興民所以得蕃息。由君有恩澤之化養育之兮。釗

按此述毛皆王義恐非毛旨也。竊謂傳以零露爲興當是興伯者之澤。侯伯救患分災以存亂國。猶零露之滋衰草。衰草而得蔓延者。露之潤亂國而得安定者。伯之澤也。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昭公十六年夏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齋亦賦野有蔓草。則是詩非言男女會合審矣。邂逅相遇。傳解爲不期而會。謂諸侯未及期而

遇也。若指爲男女之辭，雖淫者亦必約而後成。安有野田草露不期而會合者哉？正義本王義以述毛，往往如此，或據以咎毛，斯不然矣。

齊雞鳴二章，東方明矣。傳東方明則夫人纒笄而朝。正義曰：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鞠衣黃，桑之所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爲之服之，以告桑。次次弟髮長短爲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纒笄總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

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展衣御於君當服祿衣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纓笄耳。釗按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此鄭君注禮之說耳詩采芣序夫人奉祭祀能不失職其卒章被之僮僮箋云被卽次也是夫人於其國祭服不與王后同服副鄭已不用前說矣祭服視王后降等則朝服亦當降等此箋無說蓋亦不破毛義也正義引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妻事夫平旦纓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公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鳴雞纓笄而朝君臣之禮也據此二文孔亦知毛說非鑿空則不必強周禮注以

同詩矣

著首章俟我於著乎而箋云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正義曰昏禮婦至夫家主  
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  
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揖故知至著君子揖  
之之時也劍按劉向列女貞順傳云孝公親迎孟姬  
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又士昏禮序婦從降  
自西階在壻降之後尋此二文則壻先出不與婦並  
行可知矣何由揖於著庭耶况揖讓之禮皆賓主共  
之士昏禮親迎時女父爲主人壻爲賓婦至壻門而

後堦稱主人堦自升堂至降出並不言揖者蓋女父  
爲主人不降送婦又無賓其夫之理故無與爲揖也  
韓奕韓侯顧之爛其盈門箋顧之曲顧道儀也是堦  
授婦綏之時惟有曲顧之禮而已道升車之儀且顧  
而不揖降階至門亦道婦之事又安得有揖耶此箋  
云至於著君子揖之謂婦至揖入之禮先言著次言  
庭又次言堂蓋事之序孔氏釋爲引出之時失之詩  
意本陳親迎之禮以刺時而不言引出者舉引入以  
互見也

南山首章南山崔崔雄狐綏綏傳崔崔高大也國君

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  
之匹。箋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正  
義毛以爲南山雄狐各自爲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  
以喻國君之位尊高如山也。雄狐相隨綏綏然雄當  
配雌理亦當然也。今一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  
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檢此傳文  
無狐在山上之意則各自爲喻異於鄭也。釗按正義  
申毛非毛旨也。毛以南山喻高位雄狐喻淫行言君  
之尊嚴如南山崔崔然而淫行如雄狐綏綏然意本  
相承與鄭云狐在山上辭別而義不別也。孔乃誤解



雄狐爲二雄相隨喻夫當配妻故謂毛各自爲喻耳

考左氏僖十五年傳云其卦遇蠱三曰千乘三去二

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杜注云以狐蠱

爲君其義欲以喻惠公其象未聞倒以己意說之蠱

巽下艮上巽爲雞說卦文艮爲狐九家易文虞氏易注亦曰否艮爲狐雞

亦稱雄戰國策亨伏雌又曰甯爲雄飛毋爲雌伏皆以雌雄爲雞雄當與雌匹今

匹雌乃黔喙之狐也因謂之雄狐晉惠公蒸於賈君

匹非所匹有雄狐之象故卜辭獲其雄狐而斷之曰

夫狐蠱必其君也襄公淫其妹亦匹非所匹故詩人

亦謂雄狐焉陰陽之匹各以其類郊特性取於異姓

所以附遠厚別也別者別其類之謂晉語司空季子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齊襄淫於其妹非別類矣故曰無別失陰陽之匹正義述毛乃謂雄狐爲二雄相隨恐非傳義也夫狐必牝牡相從無二雄相隨之理末學所及豈毛公博物而反昧此哉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箋云故猶端也正義曰諸言故者多是因上文以生下事此故乃與上爲句非生下之辭是以箋特釋之無禮義故猶言無禮義端端謂頭緒也倒按戰國策敢端其願注端

猶專也。鄭以端訓故，蓋讀若刑，故無小之故。說文故使爲之也。此序云：故盛其車服，猶言故使爲盛其車服矣。孔云：與上爲句，失之。

倚嗟三章舞則選，今傳選齊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正義曰：傳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創按史記周本紀：百率五百率千率。集解引徐廣曰：率音刷。司馬索隱云：率亦作選。蕭望之傳注引應邵曰：選音刷。周禮考工記：冶氏注鄭司農云：銛讀爲刷。然則率選銛讀皆同矣。讀同則可通假。銛从孚聲，埒亦从孚聲。孟康云：埒等庫垣也。廣韻史記

佞幸傳埒如韓嫣集解引徐廣曰埒等也等與齊同

義

說文等齊簡也

傳訓選爲齊蓋謂選卽埒之假借與荀子

樂論云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諄逆者衆積意謹謹乎據此則舞以齊樂節爲善毛實本荀義矣桓君也誰與等倫若在齊則倫等者齊侯也箋最上之云恐非齊人所當言矣毛義爲長

唐椒聊首章碩大無朋傳朋比也箋云無朋平均木

朋黨

劍

按揚之水及此詩序皆刺昭公之詩揚之水

上二章並云從子者蓋著國人將叛而歸沃也未章云聞命者蓋著沃以善政結民也而昭公不知故詩又言其有朋黨以刺昭公之昏耳豈真美曲沃哉孫毓申毛駁鄭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侯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正義駁云此言桓叔能修國政撫民平均望桓叔之美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傾宗阻邑爲桓叔罪也卽如毓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能修其政乎且桓叔封於曲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創謂昭侯分國封桓叔於曲沃非有天子之命則桓叔仍

晉臣耳而行私恩以邀民心陰有篡晉之志不臣孰甚焉正義以爲鄰國相陵斯不然矣然毓云無朋者無比例也讀比爲必履反亦非毛旨知者朋酒斯饗傳兩尊曰朋錫我百朋三壽作朋俱無傳則毛解朋字取兩物相從之意可知下章云碩大且篤是碩大與篤爲兩事此云碩大無朋如孫言是碩大與無朋爲一意文法亦不配竊謂無爲辭間爾雅釋詁無間也又爲發聲詩無念爾祖傳無念念也此詩云碩大無朋無當是言間猶言碩大又朋耳朋正斥潘父之等朋古文鳳字一飛而羣從詩人言此正以見桓叔

比黨之多刺昭公之不知也

綢繆首章子兮子兮傳子兮者嗟茲也箋子兮斥取

者正義曰茲此也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劉按鄭讀

子如字毛則讀爲茲易箕子趙賓讀作茲茲曲禮正

義引白虎通諸侯病曰負子公羊解詁作負茲則子

茲聲義本通此傳以子爲茲猶禮記之以子爲慈矣

王氏經義述聞謂嗟茲卽嗟慈其義最確先有茲字

而後有慈字故傳直以茲爲慈也正義訓爲此蓋誤

以毛讀子亦如字與鄭同耳

扶杜首章有扶之杜其葉湑湑傳扶特生貌湑湑枝

葉不相比也。正義曰：裳裳者華亦云其葉漙漙則漙漙與菁菁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漙漙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以喻宗族雖彊不相親暱也。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爲喻。故下章易傳以菁菁爲稀少之貌。此章直取不相比次爲喻。不取葉盛爲喻。菁菁實是茂盛而得爲稀少貌者。以葉茂則同爲一色。由稀少故見其枝以菁菁者。莪菁菁爲莪之茂貌。則知鄭意亦以菁菁漙漙爲茂貌。但不取葉爲興耳。釗按此詩實取葉盛爲興。葉喻曲沃也。左傳桓公二年師服曰：吾聞



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杜葉旣盛則末大矣而其樹又杖焉孤生所謂本之不枝者也賈子曰本細末大弛必生心又曰末大必折殆卽其葉涓涓之謂乎下章箋菁菁稀少之貌當謂本幹稀弱非言葉稀也知者詩云其葉菁菁則葉之茂盛不言可喻而本幹之稀弱詩未有明文故鄭言稀少貌若曰此特生之杜不見其本幹而但見其葉云爾菁菁者莪是盛貌此云稀少貌者莪草也無取於強幹故咏曰菁菁者莪是爲美辭杜木也幹爲本葉爲末今不咏其幹之強盛而咏其葉曰菁菁是詩人欲以葉

之茂盛顯幹之稀少故鄭申毛曰稀少貌此說詩不以辭害意之例也正義乃謂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爲喻故易傳以菁菁爲稀少之貌下又謂鄭亦以菁菁潛潛爲茂但不取葉爲興非鄭意矣

鵠羽首章王事靡盬傳盬不攻綴也正義盬與蠱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然則蟲害器敗穀皆謂之蠱是盬爲不攻牢不堅綴之意也劍按正義殆因盬盬聲近又皆下从皿故爲此說耳然盬从鹽省古聲說文有明文不从皿也盬爲不練之鹽故天官鹽人云凡齊事鬻鹽鬻卽練也

鹽不練謂之鹽引申之故物不攻綴者亦謂之鹽蓋  
不攻綴亦不練之意也揚子方言鹽且也且始也有  
創始粗畧之義是又因不攻綴而引申之典婦功辨  
其苦良注云鄭司農讀苦爲鹽則鹽可通苦正義謂  
與鹽義同未聞

秦蒹葭首章所謂伊人傳伊維也箋伊當作緊緊猶  
是也劉按傳本釋詁彼郭注云發語辭左傳襄十四

年緊伯舅是賴杜注云緊發聲據此則伊緊二字義  
本通說文伊尹殷聖人阿衡也伊本非發聲之用爾  
雅毛傳訓維意以伊爲緊之假故箋申之云當作緊

正義以爲易傳誤矣正義申毛云所謂維是得人之  
道益用王肅之說毛不其然

三章道阻且右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正義曰箋云  
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與淡泄爲韻  
釗按正義非也三百篇豈有趁韻之句乎蓋周人尙  
左故以右爲迂迴迂迴者言相遠也迴與違通

終南二章黻衣繡裳傳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  
繡正義曰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  
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矣釗按毛無黻在裳之

文鄭注周禮蓋本虞書黼黻絺繡及黼黻二文皆从

衛爲說耳然宗彝在虞爲六章而鄭說周制則以爲五章之首是繡於裳者亦可畫於衣矣安在黻獨不可畫耶月令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曰染則非衛繡可知矣考工記畫績之事黑與青謂之黻

績繪古今字鄭注論語繪畫文則非必衛繡又可知

矣

考工記又云五采備謂之績說文解績字取之繪解云會五采績是績字本訓不爲衛刺之用也及後借爲衛刺字而本訓亡矣鄭注考工記青與赤謂

之文五句云此言刺繡采所用績以爲裳竊恐未然

竊謂黻衣卽衮衣爾雅釋言衮黻也注衮衣有黻文

是也釋名黻冕黻紩也畫黻紩文采於衣也蓋衣配

冕謂之黻冕直斥衣則謂之黻衣論語致美乎黻冕

鄭注黻是祭服之衣

見邢昺疏引疏又以黻爲蔽膝非是蔽膝字作鞞今按釋文出

黻字音弗不作鞞

據此則畫黻於衣自夏已然毛不言黻所

在者衣雖大名然對文則異經云黻衣繡裳則黻在衣繡在裳從可知此訓詁省繁之例也正義乃據鄭注周禮以爲黻在裳恐非傳旨使黻衣卽裳下何以又云繡裳且傳訓繡爲五色備使黻同在裳則黑青二色皆繡文所有何得別爲黻稱耶黻本畫作亞後乃蒔刺之故又从蒔作黻而云不畫斯不然矣秦伯爵得服衮衣有黻文者或以攘戎之功天子賜之衮歟晨風二章隰有六駁傳駁如馬倨牙食虎豹

釗按

上句苞櫟下章苞棗樹樾皆木名不宜此獨舉獸陸  
機疏云駮馬梓榆也然梓榆之名不見於爾雅竊謂  
駮李名爾雅駮赤李釋文駮字亦作駮正是釋詩之文而毛

乃引釋獸駮如馬者以赤李之駮狀如駮馬故引以  
解之王風大車傳以莢爲雛箋以莢爲亂張逸疑其  
易傳而問之鄭答雛鳥青非草名亂亦青故其青者  
如雛云此傳以駮馬釋駮本卽其比耳

三章山有苞棗傳棗唐棣也正義曰釋木有唐棣常  
棣傳必以爲唐棣未詳聞也鈔按兼明書引孔氏論  
語解唐棣棣也論語皇侃疏亦云唐棣棣樹也據此疑何晏注唐棣棣也之文亦經後人

改竄原本當作棣也同孔注矣陸釋文止爲棣字作音不出移宅可爲陸本不作移也之一証詩考

引韓詩序云夫移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藝文類

聚引三家詩云夫移之華萼不煒煒據此諸文則漢

以前諸儒皆以移爲常棣棣爲唐棣今本爾雅唐棣

移常棣棣蓋寫之誤小雅常棣之華傳常棣棣也釋

文云本或作常棣移非蓋陸氏據誤本爾雅以訂傳

其實作移者爲長何彼穠矣傳唐棣移也采薇維常之華傳常棣棣也此皆後人據爾

雅說文移棠棣也卽本毛傳特常譌棠耳文選注廿五引棠棣

之華卽常棣之華彼傳以常棣爲移故此傳以唐棣爲棣合

二傳觀之疑舊本爾雅固如此此傳不改唐爲常蓋



校改未及而幸留其真者也

無衣二章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澤褻衣近污垢

正義曰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禕鋪

按毛意本與鄭同鄭蓋申毛非易毛也釋近身衣有

汗澤故名禕傳云潤澤解衣之所由名鄭云褻衣解

衣之爲用意實相明也

陳東門之枌三章越以醴邁傳醴數也箋云醴總也

正義曰謂以麻總而行醴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

之故醴爲數王肅云醴數績麻之縷也劉按此非毛

義也豳風九罭傳縷罭小魚之罔也小雅魚麗傳庶

人不數筭據此則毛以纁數爲一此傳訓纁爲數蓋  
讀如數筭之數纁纁與數聲並近趙岐孟子注數筭  
密網也以密釋數則此詩纁纁傳訓數行亦謂密比  
而行矣箋纁纁總也欲男女會合總卽纁纁之正字合  
行卽密比之意毛鄭義同

檜素冠二章庶見素衣今傳素冠故素衣也箋云除  
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編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  
素衣者謂素裳也釗按衣是大名裳亦可稱衣但素  
裳乃朝服之裳於喪服無涉除成喪之祭朝服編冠  
者祥祭雖用朝服而編冠仍未純吉故祥祭之服異

於吉服在編冠辨之若止言素裳於朝服何別耶竊  
謂素衣卽麻衣開傳云大祥素編麻衣注麻衣十五  
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又喪服記云公子爲其  
母麻衣注引詩麻衣如雪如雪者言其白也據此則  
麻衣爲白衣當卽此詩之素衣矣

曹蜉蝣首章蜉蝣之羽衣裳楚楚箋云與者喻昭公  
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  
迫脅君臣克已無日如槩畧然正義曰序云任小人  
故云其羣臣皆小人耳其實此言衣裳楚楚亦刺昭  
公之身非獨刺小人也何則卒章麻衣謂諸侯之身

夕服深衣則知此章衣裳亦有君之衣裳

劉

按序云

刺奢也又云好奢而任小人則三章上一二句皆爲刺  
小人之辭箋義可謂確矣正義乃據卒章麻衣爲深  
衣援玉藻夕深衣之文以申鄭義非也鄭於三章麻  
衣如雪箋云諸侯之朝朝服朝夕深衣不曰諸侯而  
曰諸侯之朝是謂諸侯之朝廷言在朝之臣非言諸  
侯之身也玉藻云朝服而朝正義曰朝服緇衣素裳  
而朝謂每日朝君據此則箋所謂朝亦謂朝君故不  
曰視朝而直曰朝朝服爲大夫朝君之服則深衣謂  
大夫夕服可知矣玉藻云夕深衣祭牢肉朝禮君臣

同服君夕深衣則大夫士夕君亦深衣不特私朝及家也此箋深衣正義何所見必爲諸侯耶正義以爲諸侯之夕服殆誤讀箋諸侯之朝句耳

幽譜正義曰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釗按王肅此釋未得其理鴟鴞序云周公救亂也書傳云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破斧四國是皇傳云四國商奄也則東征卽斥克殷踐奄之事三年謂一年救亂二年克殷

三年踐奄也。但踐奄是周公相王多方云。王來自奄則踐奄者成王在師矣。金縢弟記周公居東不及王。故言二年東山并踐奄數之。故統云二年也。正義用王肅書注說詩失之。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箋云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正義曰案鴟鴞之傳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爲辟。釗按正義以鴟鴞傳證毛無

避居之義最確。惟謂毛讀辟爲辟則未然耳。幽譚正義曰我

之不辟當訓辟爲法。謂以法誅之。蓋據東晉古文說。史記魯世家云周公乃告

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據此則史記

用書古文說讀辟爲辟去之辟

史遷從孔安國問說故茲多據古文說

文書稱古文辟部彛引我之不彛法也

據今際釋文引說文

當爲去之誤後人因上辟法也遂涉而加水旁耳知

者辟法也如彛亦訓法則彛當爲辟之重文注云古

文辟从井矣卽謂彛者壁中古文別出此篆文以尊

經如段氏之說按斤部斷重文詔解云古文斷从息

周書曰詔詔猗無他技言部譙重文詔解云古文譙

从肖周書曰亦未敢謂公彼所稱書亦壁中古文也

何以不別出篆文耶此辟不當與辟爲一同訓法一

證也且說文辟法也爰益反

此據大徐所增唐韻大雅板立辟釋文婢亦反

僻必益反

金勝釋文引說文必亦反

音既不同則義亦異此辟不

當與辟爲一同訓法二證也尋此二證彼釋文引僻

法也實爲去字之譌可無疑矣但井以不變爲義僻

从井得有去義者易序卦傳云井道不可不革雜卦

傳云革去故也故僻从井其義爲去辟人辟寒辟塵

辟位皆當用僻後省作辟法之辟

辟位之辟音毗義反毗與必同母故

以四聲讀之辟除與攘辟有

去與入之分而實一聲之轉猶又治正作辟

說文辟治也引

書有能

後省作其草之乂也然則走部又有避何也



是部適回避也。避回也。小旻謀猶回適。傳回邪也。適

辟也。則避是邪僻之正字。

僻說文辟也。魏風宛然。左僻此為遠逝之義。投壺主

人般旋曰辟。乃僻之省。

非辟去之用。蒼頡篇避去也。

一切經音引

乃

僻之假借也。毛詩本古文說。謂弗辟當與史記同。正義據東晉古文說。毛失之。

八章朋酒斯饗。傳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正義曰。傳以掃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禮者。鄉人飲酒以狗為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箋以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

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爲國君問於政事而饗羣臣也。釗按正義釋傳箋皆非也箋下云於饗而正齒位正齒位必於學則鄭解公堂與毛同矣正義下云公堂謂之大學得之而此申鄭謂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則誤也傳云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是言饗用鄉飲酒之禮鄉飲酒有三冬蜡黨正屬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其一也此季冬國君飲羣臣於學亦正齒位故依鄉飲酒禮行之傳云飲大夫加以羔卽飲羣臣之事其挾鄉人以狗言之者明此飲大夫與飲鄉人之禮同但加以羔

爲盛耳非如正義所云鄉人自飲有大夫來觀禮則  
加以羔之說也儀禮鄉飲酒無羔毛公豈不知耶月  
令大飲烝注大飲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  
飲酒禮代之幽咏諸侯之禮亦漢之郡國也故大飲  
用鄉飲酒禮毛鄭義同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  
遺王名之曰鴟鴞焉箋云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  
欲攝政之意正義曰金縢云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  
弗辟無以告我先王鄭讀辟爲避以居東爲避居於  
時周公未攝故以未知周公之志謂未知周公恐天

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  
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  
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  
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  
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  
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據此則書  
古文說周公攝政在武王崩之明年矣敬之箋云周  
公始有居攝之志居攝者當謂前時已攝至此猶居  
之而不致於成王非謂武王崩時未攝至除喪後始  
欲攝也鄭此義當與史記同但史記言周公未嘗辟

居鄭則以周公辟居二年是鄭意武王崩時公攝政及聞流言而避去王親迎歸復攝與史記小異耳書傳周公居攝一年救亂此言居攝始爲之事正義乃以爲周公攝政改稱元年諄理實甚不可不辨

九罭首章九罭之魚鱗魴傳興也九罭綬罭小魚之網鱗魴大魚也箋云設九罭之網乃後得鱗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釗按韓詩九罭取蝦蚶也則九罭爲小網恒訓耳爾雅綬罭謂之九罭孫炎注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綬本或作總說文總束聚也總罭言其細密故以爲小魚之網孟子謂之數罭綬數

聲之轉耳。趙岐注：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也。魚麗傳：古者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傳以纆罟小網不能得大魚，與小禮不可以見周公。下云：我覲之子衮衣繡裳，則言其禮之盛也。箋云：設九罟乃後得鱒，鮐言有網然後得魚，不取小大爲喻失之。

詩毛鄭異同辨卷上